

凍水紀聞

涑水記聞卷第五

宋司馬光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由是夷簡惡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諡還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十月戊午罷士遜爲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尙氏楊氏尤得幸尙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尙氏嘗于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怒閹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藉藉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閣門不受章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

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祔門入趨
內東門宣祔監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
廢奈何不聽我曹人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
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
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
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
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
之道輔等退夷簡卽爲勅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
詞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勅尋至遣押出城
十一月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
呂夷簡闇文應所譖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
后亦逐楊尙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扇輿

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
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
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
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于佛
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爲相自爲得人
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
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
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
知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
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爲
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

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爲謗矣此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而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拽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浪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爲謀甯令其掌軍國之政而剛浪凌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凌書及銀龜曰向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旺榮以聞于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凌麾下教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爲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於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戰沒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

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
詔公招懷元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
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爲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
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
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
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
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
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
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愛四海之
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
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
數賞錫必優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

能爲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
之文貴復以剛浪凌等遣公書來言和親之意用鄰國抗敵之
禮公上之朝廷爲還書草稱剛浪凌等爲太尉使公報之公曰
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臣已爲三公則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稱
其胡中官謨甯令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
凌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而稱以款公不復奏卽日答之曰此
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
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
帝從勛至京師朝廷復遣趙良佐張安誨等復往議定名號及
每歲所賜之物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爲夏國
王先是元昊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凌恐其廢立會元昊妻拽
利氏子甯令娶剛浪凌女爲妻剛浪凌謀于成婚之夕邀元昊

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者元昊圍拽利氏盡滅族
李戎訟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正其官奏世衡披荆棘謹守法
度吏耳移環州法別子占上彥遠書除天興尉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
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爲不
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人不願爲農又皆習弓
刀一旦散之間閭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
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
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旣而昭
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脰詐爲短小
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
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

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旣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令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

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旣以赦若訥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人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洶洶以爲

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
眾言也爭之累曰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
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於是以青
爲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
金帛甚厚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曰商量除狄青
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樞密使位
在已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
轍故于上前爭之旣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
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
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許
爲外助上旣曰日間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
蜀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

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閣內議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閣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甯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知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充壯必未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違豫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跳禱于天及旦霽白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欲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扶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趨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尙能終宴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趨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

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鑰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賜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喜聞上語卽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謗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俸而已旣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上躬不甯欲留宿宮中而無

各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於殿之西廡史志聰等曰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閒暫出御崇政殿以安眾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甯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曰詣內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人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眾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于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眾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

愈沆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白澶州商胡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候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同列問不以告旣而召二人而語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